洛碛往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猷华

一

长江与嘉陵江在朝天门汇合后，浩荡东下，沿弹子石、寸滩，经木洞、鱼嘴，到太洪再汇入一溪流，然后缓缓前行约十里，于是水波不兴，似乎静止。此时已进入长江蓄水区域，江面宽阔。

北岸临水，有随河床蜿蜒的斜坡地，绿草萋萋，有水牛黄牛散布其间，优哉游哉。这绵延一两公里的草地，被当地人戏称为“大草原”。“大草原”往上，是铺着柏油的滨江路。这一大片平坝颇为荒芜，瓦砾砖石间杂草丛生。这片抛荒地，曾人来人往，有数里长街店铺林立，上万居民比邻而居。这里原是临长江的水码头场镇，有一个雅致的名字“洛碛”。

洛碛镇是古镇，古称乐碛，历史悠久。先秦巴国时属枳邑，秦汉时归枳县。三国时，蜀汉在境东南置乐城县，县治设在今洛碛镇，延熙十七年（254年）撤县。若从刘备在成都称帝的章武元年（221年）算起，至延熙十七年（254年），洛碛做了33年乐城县的县城。洛碛第二次建县城是东晋永和三年（347年）。这一年东晋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桓温率军攻克巴蜀，割据政权成汉寿终正寝，东晋朝廷重新调整行政区划。原枳县县治在涪陵，涪陵虽曾做过巴国都城，但在战乱中损毁严重，人口也大量流失，且新的行政区划又把东南地区并入平都县（今丰都县）、汉平县（今涪陵区）等多个新县，枳县剩下的辖区重心就大幅向西偏移了。洛碛位于新枳县辖区的中心地带，地势平坦、土壤肥沃，还是长江沿线的大码头，交通便利。因此，新枳县县治迁到了洛碛。同时为了便于安置流民和巩固统治，朝廷在洛碛“乔置”了涪陵郡（又称枳城郡）。这样洛碛既是枳县县城，又是枳城郡的郡城。

枳县是一个大县。当初秦国设置枳县时，核心区域和延伸区域可明确对应到今渝东南及黔北的大片地域。至东晋永和三年调整时，枳县管辖范围已缩小很多，仍包含今两江新区全部区域，长寿区、北碚区大部分区域。

据史料记载，枳县县治迁到乐碛73年后，于东晋元熙二年（420年）才又迁回涪陵。而有的地方史料则说，东晋元熙二年撤销枳城郡后，枳县便回归巴郡管辖，涪陵则恢复涪陵郡治。枳县与涪陵已不属同一个郡，所以枳县治所自然不会再迁回涪陵了，而是继续留在洛碛。直到北周保定元年（561年），枳县最终并入巴县。如果按后一种说法，洛碛作为枳县县治的时间则有214年。

二

至少在春秋时期，巴国就设置了枳邑。公元前330年前后，楚国攻占了如今的重庆东南部，沿袭设置枳邑。巴国的枳邑原是一个行政管理单位，楚国攻占后，就被当作楚国的一块飞地，一个军事据点。几十年后，巴国、蜀国都被秦国兼并。秦昭襄王三十年（公元前277年），蜀郡守张若率兵攻下黔中、巫郡等被楚国占领的原巴地，便把枳邑改置为枳县，隶属于巴郡。

不明白从春秋至汉晋，为何在重庆东边设置的行政区划叫枳邑或枳县？《晏子春秋》上有段著名的话：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”重庆地处西南，盛产的自然是橘而非枳。汉代巴郡太守曾开辟柑橘园，并修建柑橘宫，还委任“橘官”专门管理。从古至今，重庆乡野到处都有柑橘园。显然，若以当地物产为地域名，应叫橘邑或橘县，而不是枳邑、枳县。

或者说，“枳”是书面语，“橘”是口语，设置地域名，要用书面语，所以不用“橘”而用“枳”。但看《晏子春秋》和《周礼》上的话，枳和橘并没有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分，就是分别指两种有些相似的果实。也可能缘于，在重庆设置行政区划名称的人，是北方人。早先是西周王朝封了姬姓宗族的一个人做“巴子”（子爵），管理巴国。这位北方来的统治者误以为这里遍地的橘树就是枳树，于是设邑时以枳名之，叫枳邑。后来者延续称之，于是沿袭为枳县、枳城。

大约在楚威王时期（公元前339年—公元前329年），楚国占领巴国大片疆域，重庆东南部尽属楚国。楚国人是南方人，自然是熟悉柑橘的，是不会把重庆周边漫山遍野的橘树称为枳树的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楚国统治者居然也没有把“枳邑”改为“橘邑”，仍延续巴国旧制设置“枳邑”，这就有些奇怪了。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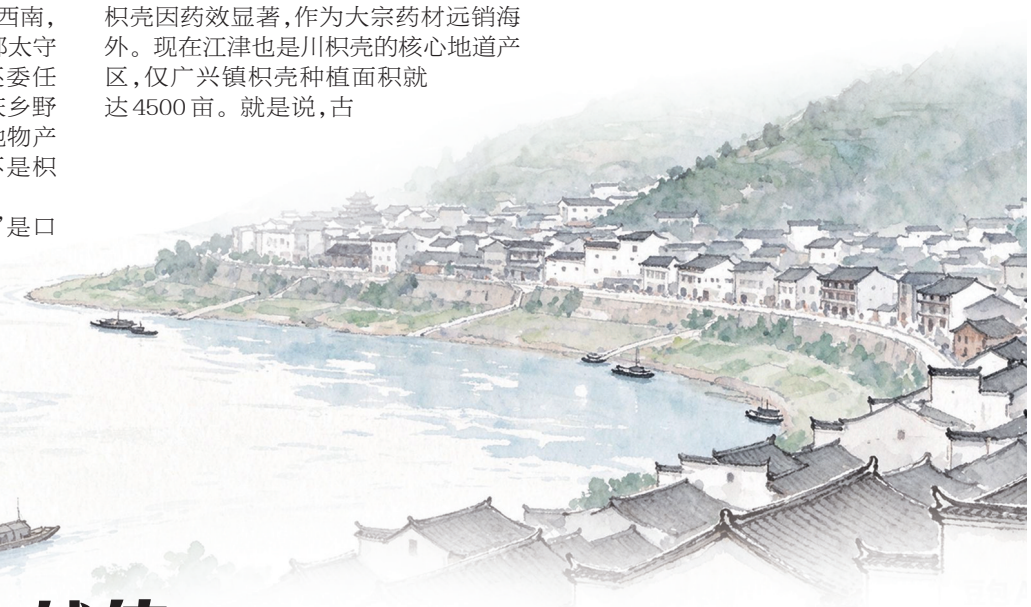
查资料找寻原因，终于搞清楚我们都被古人带偏了，《周礼》和《晏子春秋》上关于橘与枳的说法是不科学的。晏婴这位齐国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外交家，在枳与橘的关系上，是犯了低级错误的。

虽然理论上说枳树有耐寒特性，适合在北方生长，但事实上不光重庆地区古代枳树茂密，南方各地也是广泛栽种。重庆江津也有悠久的枳树种植历史可查，其枳壳生产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明代。清代时江津广兴镇出产的枳壳因药效显著，作为大宗药材远销海外。现在江津也是川枳壳的核心地道产区，仅广兴镇枳壳种植面积就达4500亩。就是说，古代重庆地区，其实也是枳树繁盛之处。

重庆东边的巫山、云阳等大片区域，先秦时期是没有筑有城墙的城池的，只有居住民聚落。而那个时期重庆边陲的枳邑，也应如此，只有大大小小的村寨聚落。这些聚落和村寨，用什么来做隔断和防御呢，是像北方那样砍伐树木来修建围栏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枳邑和枳县，就是因为枳树特别多，漫山遍野都是，用满身长刺的枳树来做篱笆、做栅栏、做围墙，是再适合不过的。于是当初这片地域设置“邑”时，就依照这个地方的生活特色取名为“枳邑”，后世沿用为“枳县”“枳城”。“枳邑”“枳县”，就是枳树之乡也。

但洛碛的兴盛却不是因为枳树众多，而是因为它是长江边一个开阔宽敞的水运大码头。在交通运输主要靠江河的年代，水码头就是最热闹的地方。洛碛镇鼎盛时，建有万寿宫、禹王宫、文昌宫、文华宫等九宫，还有观音庙、土主庙、山王庙、青龙寺等十八庙，合起来就是“九宫十八庙”。寺庙群集，香火鼎盛，说明这一带物产丰富，民风淳朴。

2000年左右，因建三峡工程，原在长江边的洛碛镇街进行“避险搬迁”，新洛碛镇街随后在古镇背后的山岗上涅槃重生。



人到桥头自然值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道勇

当我们到达石柱桥头镇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时，仲秋中午的阳光下，暖意浓浓。

站在观景台上，眺望藤子沟水库，水面平静如镜，把四周的山、树、天空都收揽了进去。近处岸际的绿荫下有茶台和遮阳伞，人们悠闲地在树荫下闲聊着。对岸的山体，郁郁青青，植被丰富。水面上几只野鸭突然钻出水面，打破了平静，像我们小时候玩水漂一样，在静静的湖面上“梭”出一溜水花，然后又钻进水里不见了。天空的云朵，倒映在水底，岸边的房舍，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，显得神秘而富有诗意。

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桥头镇的土地，心中充满着兴奋。这里是长江一级支流龙河的中游。龙河大坝建成蓄水后，桥头镇大片区域成为滨湖地带，成为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自然和人文的汇集，给这个深藏在武陵山区深处的小镇增添了一抹神奇的色彩。

瓦屋村，一个很有乡村意境的名字。这里之所以叫作瓦屋，与古时此地制瓦业相关。制瓦是古时村民谋生的一个产业。现在，瓦业早已成为过去，代之而起的，是瓦屋村的生态环境和众多民宿，以及辣椒、脆李等产业。

瓦屋村村口有座千年桥头土家风情小寨，这里有3000多亩辣椒基地、300多亩蔬菜基地，还办了土家高山松木腊肉加工厂，把废弃的院落改造成了集陶艺体验、特色餐饮、精品民宿于一体的瓦屋小镇。

屋顶观景台，可将藤子沟水库尽收眼底。山顶处，有由旧民居改造成的民宿，有土家风景小寨吊脚楼和摆手舞广场、书屋等。这山村的烟火气，早就超越了城市里的钢筋水泥丛林。

海拔900米左右的山腰上，一些土家院落得以保留，土墙和石磨诉说着土家故事。有趣的是，在每一个院落的大门两侧，都挂着一个牌子，牌子上都写着一句土家话。如“那梦尕”，用汉语拼音标明“na meng ga”读音，其下再标明“吃一顿”；“阿哥得”，是土家族语“朋友们”的意思。向我解说这些典故的，是一位藏族小伙子索朗降措。这位藏族小伙子来自四川甘孜，说着土家话，向着一群汉族的访问者讲述着土家族的故事。我们的民族大家庭，真是其乐融融！

坐在院子里的碾子旁，喝着咖啡，望着对面的山峦在云雾中隐现。忽然觉得，“再别康桥”这个名字，太有诗意了，难道这里是徐志摩笔下的“康桥”？我轻轻吟诵着：“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……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！”诗意的美，与眼前的美，交相辉映，让我觉得，我似乎不是第一次到桥头来，而是这里的老朋友。

索朗降措说，“再别康桥”虽然让人联想到了徐志摩，蹭了点徐志摩的流量，但这里的“康桥”，却是“康养桥头”的简称。桥头镇，是一个把美好写在大地上的地方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健康快乐地生活着，而康养正是这种健康快乐生活的实现路径。

桥头村依偎在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的腹地，与瓦屋村隔着藤子沟水库遥相呼应，三面环水，一面傍山，碧水环绕，环境独特。这里保留着传统的四合院和白塔遗址，是市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市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。桥头村曾有一座古桥，叫作三多桥，取多子多福多寿之意。随着藤子沟水库的建设和蓄水，三多桥已被淹没在水下。古“三多桥”湮没了，新的三多桥飞架在水库上，连通各村社，成为桥头镇的回乡桥、连心桥、致富桥。在村情馆里，他们把古三多桥按原貌缩小比例做成模型，供人参观。从“三多”到“三桥”，桥头人民把美好的愿望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

田畈村海拔800米~1000米。我们去往田畈村时，远处的山峰上飘荡着云雾，我们明显感到了清凉。这里有一片千余亩的梨园，叫“梨花岛”，主打黄金梨和翠冠梨。“岛主”张政是一名很有文艺范的创业投资者。张政说，为了推动乡村振兴和文旅事业，他们成立了万村文旅集团，植根于乡土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，着力构筑覆盖乡村文旅产业全链条的产业生态。梨花岛就是他们实践中国乡村传统文化与区域特色“小而美”文旅业态理念的“桥头堡”。现在，田畈梨成了农村电商销售的典型，带动了385户果农增收，成了桥头镇的标志性农产品。春天赏花、秋天摘果，田畈梨的名气越来越大了。

在桥头镇有一句广告语“人到桥头超然值”。心中暗暗惊奇。桥头人把“船到桥头自然直”这句俗语用活了，这可不仅是把“船”改成了“人”，也不仅是借用了“桥头”这个词，而且把“直”改成了“值”。“船到桥头自然直”，说的是事物的必然规律，而“人到桥头自然值”，说的就是一种人文关怀和自信——桥头值得你来，也值得你留。

